

一种关注

不仅讨论何为“理想教育”，更在掂量人性

热播剧《小舍得》与“80后”父母的焦虑

汤拥华

相比于《小欢喜》《小别离》以及《虎妈猫爸》等一系列与基础教育相关的国产剧，正在播出的《小舍得》对“内卷焦虑”的表现力度有增无减。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便会有更多的人被卷入育人竞赛，教育的成本越高，失败的几率和代价也会越大。只有50%-60%左右的孩子能够进入普通高中，这在以前是理所当然，如今则变得不可接受。剧中南俪这样的“80后”是当下“上有老、下有小”一代的缩影，作为曾经万众瞩目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代表着全新的培养模式。这种全新一方面体现在自己的经历里：他们最早经历了奥数班、才艺考级等等；另一方面体现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他们刚刚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却已经成为“小升初”孩子的家长，他们惊恐地发现升学并非记忆中的“一战定胜负”，而是延展为一条如此宽广而漫长的战线，而这战线首先是为他们而设。一句深长的叹息在整部剧中回响：我们的孩子有可能考不上我们的母校，未来的他们有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我们，真不甘心啊！

可以为两个孩子奋不顾身，却又害怕因为孩子而丧失自我，她宁愿丈夫替自己将孩子抱得更紧一些。她对田雨岚母女的态度多少有些居高临下，有时甚至恶语伤人，但所受的教育又不允许她对自己的粗暴无动于衷。她有一种一点就着的正义感，常常义正辞严地与他人公开争执，但她自己未必能分清：这究竟是因为执着于某种信念，还是敏感于他人对自己是否尊重？这种复杂的状态难以定性更难以量化，它不是戏剧化的而是小说性的，它如何被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宋佳这个演员所能给出的东西。应该说，宋佳的表演足够优秀，她那精致而略显僵硬的面庞，矜持内敛却又时刻流露出焦虑与敌意，有资格成为《小舍得》标志性的表情。

那种看上去由焦虑所推动的生活，仍然是有待发现的生活

她那精致而略显僵硬的面庞，有资格成为《小舍得》标志性的表情

剧中最动人的一句话来自于主人公南俪母校雅德中学的校长：“热爱生活才能热爱学习，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为一生都热爱生活。”这话让南俪和丈夫夏君山激动不已，然而他们马上发现，要回到南俪的母校竟然如此艰难。南俪必须要把女儿的户口迁到其父亲和继母处，而她刚刚与继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宣称再也不踏进父亲的家门。于是再一次一连串的讨好、妥协与交易，再一次将所有剧中人卷入其中。这中间没有可以超脱的人，南俪和夏君山这对恩爱夫妻甚至愿意为了孩子入学而假离婚，这虽然是自我牺牲的行为，却使得他们不再拥有资格占据道德高地，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与所有打了鸡血一般的父母，如南俪的妹妹田雨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发现自己同样没有退路，甚至更没有退路，他们有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却不敢为了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而牺牲孩子的未来。其中纠结之处在于：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有可能是一个不快乐的孩子，但与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相比，仍然有可能是幸福的，而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教育理念更为先进的人的选择，与任何普通市民没有区别。

正因为如此，这远不止是又一部讨论何谓理想基础教育的作品，更是一部掂量人性的作品，尤其体现于作为全副副线的南俪和田雨岚的冲突。十几年前，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女性将南俪的父亲从她那大家闺秀的母亲身边“抢走”；十几年后，这个女性的儿孙辈似乎又要抢走南俪的儿女更好教育的机会。

蒋欣扮演的田雨岚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人物，她那一刻不歇的“妈气”多半是因为“拖油瓶”的身份和“三本”学历。不过她的做法虽然夸张，对儿子的爱却并不扭曲；她的确是在借儿子的人生来补偿自己的人生，却还没有到丧失理智的程度。作为继女，她一旦面对南俪这个正牌女儿，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怨恨，但这怨恨并没有完全消磨掉她的善良与感恩。如此种种形成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稍加戏剧化地演绎，田雨岚那相对市井的身份给了蒋欣快意恩仇的发挥空间。

南俪则不一样，她不能进行太过激烈的情绪转换，她有更强的体面需要维持，一旦情绪崩溃，她无法像田雨岚那样迅速修复自己。与他人相处时，她没有生母那种心安理得的公主范儿，这或许是名校教育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个名校教育，让她格外依赖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语言。她对田雨岚说：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妈气”也没有你重！这表达的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紧张。南俪的隐忧是，倘若这个世界忽然失去秩序，所有人要重新争夺生存的权利，那胜利者很可能是田雨岚而不是她，那因为田雨岚较少道德的负担，也因为她有成绩更出色的儿子。

南俪的忧惧总是与轻蔑杂糅在一起，她的善良中也往往掺入伪善。她

几位主演在访谈中宣布，我们这并不是一部贩卖焦虑的剧。国产剧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没有生活是黑白分明的，自私与无私、刻薄与温情、霸凌与庇护总是相伴相随，仿佛钢琴的黑键白键。而与《小舍得》紧密相关的另一共识是：只要涉及孩子，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也就是说，之所以剧中人在生活中既有对立又有协作，既是因为生活的复杂多元，也是因为生活中有一个单一，却无所不在的原则：为了孩子。冲突是为了孩子，和解是为了孩子，感动也是为了孩子。一大家子人一旦在一起吃饭就会吵架，但一家人吵架了还是要靠吃饭去和好，不仅因为吃饭有着仪式感，还因为吃饭中的主题永远都是孩子。但是此处的“为了孩子”并非只是发乎本能的舐犊之情，而是凝聚了中国人的牺牲精神、面对困难的斗争精神和对家德的强调，甚至包含了一种超越阶层阻隔的力量；父母有差别而孩子无差别。

我们可以做的选择是“为了孩子”或者“不要孩子”，一旦有了孩子而放手不管，只能成为田雨岚丈夫颜鹏那样不负责任的人。颜鹏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他只是不愿意亲身跳进“内卷”的肉搏战，满足于以目光表达支持，满足于说服自己：人生最幸福的事是“用父母的钱给老婆买包”。夏君山则是更富道德感的父亲，他在事业上大有可为，在家庭中却甘心做妻子的影子，始终如一地与妻子并肩作战。扮演夏君山的佟大为在访谈中说自己对“舍得”的理解是：舍掉自己不适合这个大家庭的东西，然后得到这个大家庭。我们可以就此发挥说，所谓“舍得”不是让孩子舍得现在的快乐，而是让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家长们舍弃自以为是的、心甘情愿地与一众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挤在学校大门口，等待他们的孩子如同等待唯一真实的未来。

中国的百姓常常熟悉这样一种气氛：当家长们从走出重点小学校门的小小行列中认出自家宝贝时，他们并不是再一次获得激励，继续追逐让孩子做人上人的梦想，也是再一次获得抚慰——一个“归根结底属于孩子”的未来是我们可以无差别地拥有的，而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未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帅气、温和的夏君山在私家车里等着他的女儿欢欢，他有时会回家接阿姨的女儿米桃同时接回，然后大家同桌吃饭。米桃虽然来自城市务工人员家庭，却智力出众，学习优异，处处得到呵护。米桃羡慕喜欢能拥有南俪和夏君山这样的父母，但是后者也羡慕她的父母。这未必就是崇高深刻的情感，但也绝不是肤浅的东西。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小舍得》在网络平台播出时，有一则反复插播的广告是蒋欣代言的某课外辅导App（广告语是“还好你悠的学习不用我操心”）。这被很多人解读为以“后设”的方式暗示了电视剧所反映的现实在很长时间里将继续存在。我们当然不希望一部电视剧能够给出教育改革的方案，它只是一面面镜子，将我们的面容放大，将那些既普遍又特殊的欢乐与悲愁显示出来。至于说一部电视剧是否在贩卖焦虑，不在于它是基于事实还是瞄准“热搜”，是要引发批评还是鼓动盲从，而在于它能否说服我们，那种看上去由焦虑推动的生活，仍然是有待发现的生活，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学习对它的反思，一如学习对它的热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小舍得》剧照

同样改编自安妮宝贝的小说，关键情节也颇为相似，电影《八月未央》却没能成为又一部《七月与安生》

苍白人物形象背后是落后于时代的青春叙事

徐小



《八月未央》剧照

影史上最不幸的原著作者大概要数法国人鲍里斯·维昂了。1959年6月23日，维昂在观看由自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时被气得心脏病发作，于送医途中逝世。在他去世前他曾公开谴责这部电影，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演职员表里删去。从此，被“糟蹋原作”的改编“气得要死”不再只是一种形容。

本月，由小说《八月未央》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上映两天后，原作者安妮宝贝发布了一条微博来讲述自己的观影心得。虽然不似维昂那样态度激烈，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剧本的不满：“编导部分有明显薄弱与缺陷。导致电影的那些优点部分与其割裂，而缺陷也显得孤立而强烈，使电影没有达成平衡，强的更强，弱的更弱。”与此同时，《八月未央》在评分网站上也已经跌到了3.8分，如今已改名“庆山”的安妮宝贝正在成为影史上无数“拙劣翻拍受害者”中的最新一位。

在很多人眼中，安妮宝贝是“疼痛青春”写作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里充满着对流浪、远方、文艺等符号的过度渲染和对于三角恋、意外怀孕等言情套路的公式化运用。然而在2016年同样翻拍自安妮宝贝原著的《七月与安生》中，这些符号和套路一样不缺，影片却成为了近年来国产青春片中罕见的清流，口碑与票房双收。可见套路本身并不是问题，类型片并不拒斥套路，问题是对于套路的呈现有没有跟上时代。

《八月未央》的小说出版于2001

年，改编剧本早在2007年已经写好，当时还获了奖。直到2018年导演李凯才将它从抽屉里拿出来正式投入拍摄。如果没有《七月与安生》的意外成功，可能《八月未央》还处于尘封状态。

讽刺的是，《八月未央》的关键情节和《七月与安生》几多相似之处，评价却处于正负两极：就像七月与安生一样，未央与乔也是一对性格迥异的闺蜜。未央性格独立，是浪迹天涯的酷女孩，对应着安生；乔则是乖乖女，对爱情和家庭充满了幻想，对应着七月。两个姐妹都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朝颜，这个三心二意的男人就像是《七月与安生》里的家明，明明已经与乔订下婚约，却对自由自在的未央一见钟情。两场三角恋都同样以两位女主角之一的死来收场，只不过七月是死于难产而乔是割腕自杀，未央和安生都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了母亲。

如果干巴巴地复述这些情节，大多数观众都会觉得枯燥无味，但是切入点的不同却使相似的情节具备了不同的格调：在《七月与安生》中，家明悔婚而去，安分老实的七月无法在小城里再呆下去，不得已辞掉了安稳的银行工作离开家乡。镜头一转，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场悔婚正是七月一手安排的苦肉计。她在心底里羡慕安生的自由闯荡，恐惧被无爱的婚姻所禁锢，不得不以这种方式逃离一成不变的既定命运。

影片后半段七月与安生交换身份的情节在原著中并不存在，它体现了李

咏琛等编剧班底的功力：“弃妇”本是一个悲惨身份，《七月与安生》却一下子把它扭转过来，变成了主人公追求自由的起点。

在《八月未央》中，类似的原创“反转”发生在乔去世之后，观众们经由日语教师的口得知：乔选择自杀是因为得知闺蜜与男友出轨，一心成全二人。但这个“反转”不仅没有升华角色，反而把乔这个本就被塑造得软弱痴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因此影片也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同。

从这一增一减之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八月未央》和《七月与安生》的差距：前者将主人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纯粹为爱情而活的“圣母”；后者则把她当作有血有肉有追求的人来看待。

在原著中，未央如同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她的爱也是进攻型的：未央的母亲因为轻信男人的诺言而一生不幸，未央从乔的身上窥到了与母亲相近的气质，因此她决定拆散乔与朝颜，这既是对乔的挽救也是对她的占有。引诱朝颜出轨其实是未央为了向乔证明男人的海誓山盟都不可信，而电影版改编恰恰把这里处理成了未央对朝颜欲拒还迎，未央在情爱游戏中的主导权被剥夺了。

从《八月未央》的海报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原版故事里被未央操纵的朝颜升级成了真正的主人公，他处于海报的中心位置，未央反而成了配角。朝颜的欲望、选择直接决定了两位女主命运。

更惨的则是乔，因为故事完全是以未央的视角来叙述的，所以未央还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乔的故事则是支离破碎的，她是如何被抛弃的、怎样发现真相的、怎样决定自杀的——这些都是影片里最关键的部分，却统统没有提及。

影片中三位主演的发挥空间也由此奠定：朝颜的扮演者罗晋显得游刃有余，远远超乎人们的意料，无论是痴情还是薄情他都可以进退自如。扮演未央的钟楚曦的确光彩照人，但是因为情节本身虚浮无力，她表演得越卖力反而显得情节本身越发荒诞。而谭松韵，虽然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了乔和未央的妈妈两个角色，却根本没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整情节。

在圣诞节那场戏里，醉醺醺的乔本来要讲述是怎么和朝颜相爱的，却突然止不住地呕吐起来，这一幕简直上升到了隐喻的地步——漫画式的“傻白甜”姑娘在整部影片里被压制到了无声的状态，连讲述自己的故事都不可能。

《七月与安生》也好，《八月未央》也好，安妮宝贝总是热衷于笔下的“两生花”以一个死亡，另一个成为母亲结束。“疼痛青春”因其矫揉与因循饱受诟病，但仍体现了主人公与自身创伤性经验的曲折和解。这也是曾国祥在翻拍《七月与安生》时所抓住的而李凯在改编《八月未央》时所遗漏的。

如果说《八月未央》的原著有什么价值，那就是身为女性的未央企图模仿男性的手段来控制乔，最终导致了乔的自杀。电影版改编把未央身上效仿男性的黑暗面隐去了，把“善良”“无辜”“纯洁”这些词重新安置在女性身上，表面上看是让女性形象更完美了，却将故事里唯一一点悲剧意味一并抹杀了。

电影《八月未央》在国产青春片中是具有某种典型性的。除了情节设置漏洞百出之外（比如影片中未央竟然拖着九个月的身孕赴日旅游，很明显是不符合生活常识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角色完全是臆造出来的人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乔这样被动的角色并不是孤立的，反而是国产青春片中女性角色的最常见类型。《八月未央》之前钟楚曦所主演的同类作品是《荞麦疯长》。在影片中她扮演了一个和乔差不多的角色，影片的高潮段落就是被抛弃后她在雨中悲愤地起舞，单看这段舞蹈还是很有表现力的，然而由于之前的情节铺垫实在太过狗血，演员再有激情也只能令观众哭笑不得。该感叹的是演员本身缺乏选片的眼光，还是太多的同类影片本就质量难以恭维只能浪费演员的才华呢——恐怕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吧？

运。而未央对乔的占有欲被隐去了，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叙事者。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